

天折

陳忠實 著

陝西人民出版社

新层次上的新收获

——序陈忠实的《天折》 白 烨

人常说：“文如其人。”陈忠实和他的小说简直就是这一说法的活的注脚。其人，纯朴、厚道中不失明慧；其文，质朴、厚实中透着灵气。那人，那文，都活生生地脱于生活的泥壤，喘着时代的豪气。

忠实的人和文，我都喜欢。与他的人总觉得“不隔”，读他的文也觉着过瘾。1981年为《文学评论丛刊》撰写陈忠实小说论，拟题目时思来想去，还是用了“清新醇厚，简朴自然”八个字。那其实也道出了我喜欢他作品的原因。

别林斯基有一句名言说：“从生活的散文中汲取生活的诗。”陈忠实就是遵循着这样的精神去从事小说创作的。他沉潜于生活的深处开掘不已，用自己敏锐的神经去感应生活的种种微妙变化，细心地去提取生活中的种种诗意，而在把生活感受和人生体验形象化的过程中，又注重主体客观化的艺术还原，逼近生活的原有形态，这使他的作品在审美

真实中蕴含着丰厚的生活容量，篇篇都若同从生活的大地里掏捧起来的沾泥带露的土块，散发着原野的清香，跳动着时代的脉搏。

陈忠实注重生活感应的创作追求，约在1985年前后表现出了很有意味的变化。短篇小说《毛茸茸的酸杏儿》和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给人们较为明显地带来了这一新变信息。《毛茸茸的酸杏儿》写已为人妻的莉莉在电视上看见初恋男友引起的回忆：她倾心于活泼不羁的“他”，却被父母指责为“不成熟”，遂在父母的指导下，嫁给了一个老成持重的医生，在一种“平静”而“乏味”的家庭生活中，渐渐变得“成熟”起来——“既不会任性，也不会撒娇，甚至说话也细声慢气的了。”然而，她总是不能忘记那“不成熟”的初恋生活，总是怀恋同“他”一起打闹嬉耍，一起吃那未成熟的毛茸茸的酸杏儿使嘴角沁出酸水来的滋味。作品没有什么曲婉引人的故事，但那甜甜的忆念、淡淡的幽怨，总引发人们对不经意中走入的人生误区的种种思索。《蓝袍先生》则以本分、拘谨的乡村教师徐慎行在解放前饱受封建家教的束裹，解放后又历遭政治运动伤害的不如意的一生，揭示了人性解放的现实意义。我曾被作品中一个悬殊的数字对比所震撼：活了六十岁的徐慎行，只在解放后上师范学校参加文艺演出的二十天中才活得像一个人。苦难了六十年，愉快了二十天，这不成比例的对比隐含着的一个个问号，不能不迫使人们在惊愕中去深深追索人在社会

中的地位、价值等问题。显然，陈忠实的这些作品，以对现实的人如何合目的地健康发展的强烈关注和深入求索，把他的直面乡土写现实的创作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个集子里的三部中篇小说，属于陈忠实创作新变进程中的一个小系列。它们所现照的，仍是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与命运；所揭示的，仍是人在现实社会中的迷失与怅惘。

《夭折》在题旨和写法上，都与《蓝袍先生》颇为接近：积极上进而又痴迷文学的返乡青年惠畅，在艰苦、贫穷的农村生活中刻苦学习创作，刚刚发表了一篇作品之后，便被随之而来的“四清”运动所伤害，从此一蹶不振，他所挚爱的文学成了可望不可即的梦。作者当然不是在哀叹文学队伍少了一个很有前途的人才，他显然是从一个文学青年无端夭折的角度，揭示小人物在大社会中的乖蹇命运：他有可能克服经济上的困难以追求个人理想，却决无神力抗衡政治上的打击以主宰自己的前途。一个毫无设防的青年，他的命运更多地系于社会生活的健康运行。而我们一个时期的社会生活，又恰恰充满白云苍狗式的变异，因而，小人物遇到大挫折就毫不足怪了。问题是，当一个人身心都备遭伤害后，还能在社会生活复归正常之后也完全复归正常吗？《夭折》告诉我们：很难。新生活虽然使沉沦的惠畅鼓起了勇气，但那只不过使惠家庄多了一位万元户而已。《蓝袍先生》一直没有得到舒展心性的

机会，而惠畅得到了这个机会却难以恢复元气。作品的这个结尾，显然比《蓝袍先生》更有趣味。

注重感觉描写和细节刻画的《最后一次收获》，写工程师赵鹏回乡下的农家帮妻子夏收的种种观感，很像是一篇反映当前社会中的工农差别的小说；但你细细咀嚼起来，仍能品味到作者暗含在其中的对人难以自主命运的感叹。尔今已脸黑手粗的淑琴当年也是细皮嫩肉的技校学生，因国家困难学校停办不得不回乡务农，本该是工厂技术员的她成了地地道道的农妇。如今她习惯了农村的劳动、农家的生活，却又要弃土离乡，随夫进城了。她感到了新的失落和怅惘，因而对离家进城事并不那么快意。她那为自己的劳动果实而忙碌、而陶醉的神情，很感染人，也使人感到这个贤良、坚韧的女性应当按照她的意愿去生活，再不要无端地去打扰她，揉捏她了。作品的内蕴不够丰厚，像是一个拉长了的短篇，但在那轻声漫语的叙述中所蕴含的对人的细微理解与细切关注，却令人在苦涩的世情中感到一种温暖和慰藉。

比较起来，这三篇作品中，《地窖》的分量更足一些。关志雄社长在逃避批斗时误入造反司令唐生法家，被贤惠的唐妻藏在地窖，好生服侍，尔后又与她发生了关系。这样的事情也许读者并不陌生，但陈忠实把这个故事渐渐地叙述出了超越桃色事件的更深的意味：在唐家的艳遇尔后成了关志雄处理唐生法时一种无形的心理障碍，而他每每手下

留情，使唐生法误以为他豁达大度，遂真诚交心。告诉他自已之所以扯旗造反，是为了对关志雄“四清”运动中错误地整治父亲进行报复。关志雄一直要唐生法“说清楚”；当唐生法“说清楚”后，关志雄又陷入了很难“说清楚”的境地。那是一个连环套式的说不清：他邂逅唐妻是为了躲避唐生法的批斗；而唐生法批斗他是以“造反”的名义公报私仇；而他与唐生法结怨又因为他在领导“四清”运动时无辜整治了唐生法的父亲。在这一悲剧循环中，他们似乎除了是受害者，也还是制造者，但若要进一步追根究底的话，就会发现真正的悲剧的制造者是那一个时期愈演愈烈的极“左”思潮及在此指导下的“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关志雄也罢，唐生法也罢，都是摆在那个“大棋盘”中任人驱遣的“小棋子”，他们只要听从那种“革命”的鼓动，就只能有意或无意地去伤人和整人。这与其说他们受到了对方的无端伤害，不如说他们共同受到了非正常历史的无情愚弄。作品在这里，已不止是揭露了极“左”思潮下政治运动的非人实质，而且还在人与政治、人与社会、人与历史的多重关系上揭示了造成人性迷失的内在因素。

忠实的小说在对人的关注上，愈来愈见深切和微妙，这是一个很值得称道的倾向。不管创作上的观念怎样演变，花样怎样翻新，人无疑永远都是文学创作中的真正主角和主题，这正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人是“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3页）。文学对人的日益深化和泛化的观照与探索，正是人在不断走向自觉和自立，以自己的主动精神和创造活力去感应和把握历史的典型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忠实的高度关注普通人在“必然”与“自由”中面临的种种困惑的创作，正以人道主义精神和当代意识的融合走向深层次的嬗变。

我们这个社会像是几个时代在交织演进，似乎什么都有，又似乎什么都缺；人在这个繁复多变的气氛中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与之相适应，在文学创作中，有写酒足饭饱之后无所事事的烦恼的，也有写生活困顿而苦苦挣扎的艰难的；有写追求个人价值进而探究“我是谁”的哲学玄思的，也有写命运乖蹇而企求得到人的正常待遇的。比较而言，我看重那些更具普遍意义的立于平民意识的对人的问题的文学探索。陈忠实正属于这一类作家。他从创作伊始所认定的为凡人代言、为乡民造影的目标，从来没有偏离过。他由开初的在复杂的生活现实中发现人的美好情操到后来的在畸态的社会氛围中揭示人的乖蹇命运，始终都满怀着希冀普通农人生活得更美好、更顺遂的热望，流贯着对弱小者、不幸者倾诉心曲的人道主义精神。

我们的社会不能没有人道主义的文明，也不能没有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家。陈忠实的创作活动正是加强着文学中和社会中这一健康趋向的必要力量。因此，人们有理由要求他写得更多一些、更好

一些；而陈忠实也有理由不负众望，继续开掘。借用这个集子中的两个篇名来说，我希望忠实再多挖几个“地窖”，不要把已有的创作（包括他手头上的一部长篇）当成“最后一次收获”。

1991年9月5日—7日

于北京朝内

目 次

新层次上的新收获

——序陈忠实的《天折》……………白 桦（1）

地 窖……………（1）

天 折……………（55）

最后一次收获……………（147）

地 窖



从公社大院的蓝砖围墙上翻过去，就跳进派出所的小院；从派出所用红砖砌成不久的新围墙上再翻过去，噗通一声跌进供销社的杂院；从供销社的土打围墙上翻过去，他就钻进河西村鸡肠子似的村巷了。

他连续翻越三道围墙，不敢怠慢，甚至连喘一口大气的的时间也不敢耽误，拔脚就跑。黑暗里瞅不清路面，他脚下一滑，跌了一跤，大概是踩到一泡猪屎或是一洼牛尿上头了。他不敢抚伤惜疼，爬起来挣扎着再往前跑，一直跑过河西村肮脏的村巷，跑下村北的河滩稻地里来了。

复种过冬小麦的一畦一畦稻田里，秋天收割稻子时留下的太高的稻茬子冻得梆唧唧硬，他磕磕绊绊抬高脚步，免得再次绊倒，跑过三四畦稻地，就遇到一条宽大的水渠。水渠干涸了。水草枯死了。渠岸可以隐蔽下半截腿脚，渠岸上两排稠密的杨树

和柳树粗大的树杆正是最好的遮掩，他顺着水渠跑啊跑，踩踏得渠底的枯草和落叶嚓嚓响。他感到上气接不住下气，头晕眼花，喉咙里直想呕吐，脚下被干草的枝蔓缠绊了一下，又摔倒了，再也爬不起来了。

他躺在水渠里的枯叶干草上，大口大口喘气。心头却泛起一个甚为得意的胜利，无论我怎么狼狈，狗日的终究还是没逮住我！

他忽然觉得自己很好笑。他是河西人民公社社长，官儿虽然串不上几品，手下也领导着这个公社河川和塬坡地区的一万八千多社员哩。他在这里是受敬重的人物，谁也不敢放肆地跟他说话。现在倒好！被人追着，翻墙跳院，完全像一个逃犯一样惊慌失措，狼狈不堪，裤腿上沾着猪屎或牛粪，膝盖上的裤子也撕破了，躺在这冬天夜晚的河滩里，真是昔日的威风彻底扫地了。

大喇叭的响声从河西村上空传到静寂的河滩上来。声音激越昂扬，战报！河口县造反司令部彻底解放河西镇！联合司令部的保皇儿孙狼狈逃窜！

他从渠底里站起来，借着烟头的火光看看表，正是子夜一时，该到哪里去呢？

寒星闪眨。没有月光。河滩远处有一声声冻僵了似的无名水鸟的叫声。这种水鸟只在夜静更深时叫，叫声说不上忧伤，也说不上凄凉，只是十分难听，难听到使人一听到这种叫声就想到它的样子绝对丑陋不堪，甚至会想到那是一种安着两只秃翅的

癞蛤蟆，而河边上的人从来没有谁在白天发现过这种水鸟的踪迹。他忍受着这种声音的折磨，跛着一条腿，沿着渠岸往上走，躲到谁家去安全呢？

二

他站在一座门楼下。

他静一静气儿，扣响了吊在门板上的铁环儿。他的手劲儿慎重而又准确，使铁环碰撞木门的声响只能惊醒院子里头的主人，绝不能使左邻右舍闻声惊动。他在等待的时刻，瞧一眼这幢普普通通的门楼，土坯立柱，碎瓦掺顶，夹在两边的土打围墙之间，安一副粗糙的木头门板，死死关着。这就是目下整个河口县几乎家喻户晓的造反司令唐生法的家。

院里由远及近响着一阵沙沙沙的脚步声。门栓子滑动了一下。门吱扭一声拉开了。

“到这时候才回来！”女人怨怨艾艾的声音，大约把他当成她的丈夫唐生法了。他没吭声。她立即发觉站在门口的是一位生人，用一种警惕的声调问：“你是谁？”

“我是关社长。”他直接通报出来，免得她把他当成是歹徒或是什么不速之客，“关志雄关社长。”

“噢……关社长。”她的口气放松了，随即问，“深更半夜，你来做啥？”

“让我先进门再说。”他说，“我有话非跟你说不行。甭张扬，甭惊动家里任何人……”

她往旁边移了移身。他走进开着的一扇门的门道。她随手就轻轻关上门。

“关社长……你有啥事？深更半夜找我说？”她在院子站住，又疑虑重重地问。

“到屋里头再说。”他得寸进尺，“屋里都有什么人？”

“能有谁呢？就一个吃奶娃儿，大女子跟她奶奶睡着。”她说，转身朝院里走去。

他放下心来。她的公公和婆婆在原来的老庄屋住，离她的这个小院很远。他跟她走进厦屋。

她一进厦屋门，就把脚地上一只瓦盆移到旮沓里去，那瓦盆里有半盆黄黄的尿。

屋里，正面墙根有一张方桌，堆放着醋瓶盐碟辣子盒，还有一只帽子大小的瓦盆里盛着剁碎的酸渍红苕杆儿。厦屋南头是一张放得很宽的土坯火炕，炕上真有一个小娃儿钻在被窝里，露出被头的半个脸蛋儿红扑扑的，睡得正香。厦屋北头堆放着米缸面瓮等杂物杂器。一般农家都是这种简单零乱的格局，赫赫有名当当震响的唐司令的家也不过如此简陋。他一眼转珠儿就把这幢三间宽的厦屋扫瞄了一遍，又溜一眼屋顶，架着木椽木板和晒粮食的苇席，万一发生紧急情况，可以爬上去临时躲藏在那里。

她用一根针把煤油灯芯挑了挑，屋子里稍微亮

了，又把那苗针插到墙上的一撮麦杆上，就靠住炕边站着，双手搭在棉袄前襟下边。那棉袄的边角上露出陈旧发黑的棉花絮套儿来。她显得很拘束，又有几分不安，问道：“你到底有啥急事？”

“你男人带着人马到公社抓我……”

“呀……”

“他抓住我，就把我杀了！”

“啊呀……”

“我逃脱他的手了！”

“噢……”

她紧张得眉头紧皱，两道细细的淡淡的眉毛之间出现了一个深深的倒置着的等式号。她说：“你真糊涂！你是给吓傻了吧？他要抓你杀你，你不给远处跑，咋给跑到我屋来咧？”

“我没吓傻。”他说，“我想来想去，只有你这儿最安全。”

她瞪大眼睛：“我这儿……咋会安全？”

他说：“他可能追寻到我家去，也可能搜到我的亲戚朋友家里，可他绝对不会想到，我会躲在他自己的屋里……”

“噢呀……”她似乎明白了。

“再说。我相信，你不会让他干出杀人的事。”

他说，“不管怎样革命，杀了人总是麻烦事。他现在头脑发热，什么事都可能闯出来。你会替他日后着想，就不能让他惹祸。我想来想去，只有你会真心实意救我。”

“啊！这话对对的。”她的脸上泛出一缕温和的神色，看看屋里的晃杳拐角，为难地说：“可这屋里……连个隔墙……也没有……”

“这厦屋里……当然不能住。”他说。这屋里只住着她和炕上的那个奶娃儿，夜晚是无法回避的。“你想想办法。反正我是走投无路了。你们后院有窑洞吗？有储备柴禾的小草棚没有？”

“有个窑，里头塌顶了，现时只在窑口放些柴禾。”她说，又连连摇摇头，“不成不成。你要给塌死在里头才冤枉哩！”

“我不怕。”他说，“或者让我先看看。”

“甬看甬看。”她说，“我再想想……”

这当儿，前院的街门“咣咣咣咣”响起来。

“呀！那个鬼回来咧！”她从炕边跳到屋子中间，脸色骤变，“这可咋办呀？”

他急忙捏灭了烟头：“我从后门走！”

“来不及了。”她说，弯下腰，钻到方桌底下，一把拉起一块水泥盖板，说，“快下红苕窖去。窖壁儿上有脚踏的台窝儿，一摸就摸着了，摸着往下溜。快！”

他不再犹豫，钻到方桌下，就溜下黑咕隆咚的地窖口子。

“咣——咣——咣！”敲门声变得很重很响。

“听见了。甬敲了。”她捏着嗓子，装得睡意惺惺的调门儿，朝着院里喊，“我正穿衣裳哪！”

敲门声果然停歇了。

他在溜进窖口并且用脚摸着了第一个台窝，又摸准了第二个台窝以后，看见她弯下腰把他扔在地上的一只烟头把儿捡起来，扔到炕洞里。他就继续往下溜。这个女人真细心。女人比男人都更细心。女人哄男人总是天衣无缝。他下到地窖里头了，总共不过七八个台窝就下到底了。”

“甬咳嗽，也甬打喷嚏！”

她对着地窖警告他说。“咣当”一声就把地窖口盖上了。

他划着一根火柴，地窖里有两个拐洞，一大一小，都垒堆着红苕。东边那个大点的拐洞里，靠窖壁有一个窄窄的通道，可以凑凑合合坐下一个人。

头顶的脚地上有一阵儿咚咚咚的脚步声。他不假思索就明白厦屋的主人回来了。他屏声敛息坐下来，用一只手卡着两腮。

三

他用左手紧紧地掐住两腮，聆听地窖上面的动静，厦屋主人踏进门时很急很重的脚步声消失以后，随之就响起一连声的惊喜和嘘叹：

“噢哟哟！大的个亲蛋蛋娃哟！噢哟哟！这脸蛋红嘟嘟粉嘟嘟的！大都要想死你了！噢哟哟！”

这简直是王母娘娘的声音，太真挚了，太富于感染力了，太富于诱惑力了。他想到了舐犊的母畜。他想到了以喙哺食的燕子。他的心底潜入一丝

温柔的春风，屏敛的声息开始松懈，绷紧的神经也稍微松泛开来，而且诱发起对亲爱的妻子和儿女的思念了，半年之久没有照过面了，她和孩子也不知怎么混着日子……

“噢哟哟！大的个亲蛋蛋！让大看看，小牛牛长大了没？哈呀！长大了！大了！大的个牛牛娃哟！你长得好疼人哟！大走南闯北，没得时间亲你咬你，今日叫大美美地亲上一口……”

他心里的森严壁垒哗哗土崩瓦解，烦乱毛躁起来。他听惯了这个人令他脑皮发麻心慌意乱六神无主的训斥声，也受够了这个人使他毛发倒竖汗不敢出叫尿一滴绝不敢尿下两滴的吆喝声。现在，他听到的是一曲人伦人性人的动物本能似的最优美最动人最真实最自然的声音。这些声音都是从造反司令唐生法的嗓眼里发出来的，都是真实的。

“你吃饭不吃？”

“刚吃过了。”

“要喝水壶里有。”

“不喝了。睡吧！不早了。”

“你又喝酒来？我闻见酒气了，熏死人！”

“今日不喝不成哇！我们把狗日的‘老保’的老窝儿给捣了！可惜……让关志难那个老狐狸跑他妈的了！”

他不由得又掐住了两腮。唐生法和他女人说话的声音一丝不漏地传到地窖里来，甚至那孩子吸吮母乳的吧唧声也能听见。唐生法大约刚刚喝罢庆